

禮巡線前

著詒 陸



大路書店印行

序言

陸詒先生這一本通訊集子——前線巡禮，其實是用不到什麼人來介紹的。因為陸先生自己就是很好的介紹者；他在新聞界已是一個無人不知的名記者，他的通訊早就人人讚賞。那裏還需要人來介紹。而且這裏所寫到的，又是從晉北而陝北而甯夏那樣引人注意的地帶上的形形色色，所有各篇的通訊題目，也夠自己介紹了。如果一定有介紹的話，那麼，只好講一點題外的東西吧。

陸先生是中國戰地記者之一。在中國，戰地記者的受人重視，恐怕不能說不是長江，秋江，陸詒等等幾個人的勞績。這不是沒有原因的。不只是由於這幾位記者文字受人歡迎，主要的還是由於他們的取材，觀點，作風等都有其特異之處。原來，在我們爭取民族生存的抗戰上，戰地記者是有其主要意義的。——我們只看幾條簡單的戰訊，對前方情況還不够了解；我們不只要知道前方的勝

負，我們還需要知道勝是怎樣勝的，敗是怎樣敗的，更需要知道戰地一般人民的活動與情緒以及武裝隊伍的動態。這就非有戰地記者向我們有系統，有分析，有批評的報導不可。因此，我們記者不只要有進步的思想，而且還要在軍事上，政治上，民情風俗等學問上有相當的素養。陸先生他們幾位記者的受人景慕，原因就在於此。

不但如此，他們都是非常努力的青年。他們的採訪，都是不避艱險，長途跋涉；他們常常被困於荒野，冒險在陣地：他們的行程，常常和傷兵難民一同困頓在厄運之中。這種堅苦挺進的精神，是一個革命青年必要的條件。他們能够有成就，就因為備具了這個條件。現在他們幾位青年記者，更有組織地在進行他們的事業，一定能把他們的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出來。我希望中國的青年記者，不只羨慕他們的成名，更需要學習，他們堅苦的生活，豐富的修養和進步的立場與觀點。

這本書雖取名前線，其實所寫的是前線一部份即西北線的景象。這一方面的寫作，如果長江先生的西線風雲是第一本，那陸先生這本就是第二本。這兩本書都在整個國防上有着不少的價值，而陸先生似乎又有他自己的特色。西北線所以在國防上佔着重要的地位，是由於它襟帶朔蒙，比連回疆，而現在又是吸入新鮮空氣與拮取寶貴食糧的孔道。那裏埋藏著不少寶物，現在似乎正在爆裂出各色異彩；或者不妨說它是中國的生命線吧。的確的，敵人所以要用極大的力量到那邊去「囊括」，去切斷，原因實在就在這裏，而且過去敵人所以敢於包藏禍心，企圖分裂我們中華民國五族的民主共和，我們過去在民族問題上，自己有着不少弱點使敵人得乘虛而入，不能不說是其主要原因之一，因此，在目前抗戰前途上，在整個國防上，西北方的民族問題上，那邊實在是很吃緊的一個地帶，我們需要對西北有多多的了解，多多的研究，需要有進步的觀點來描述西北景象的通訊供作材料。在這一點上，我想這本書也是值得介紹的寫

作之一。

潘梓年

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夜

目錄

走上西戰場

娘子關血戰記

三

從壽陽到臨汾

九

冀察晉邊區的游擊戰

一五

舊關之戰

一九

今日的西安

二四

陝北之行

延安進行曲

三一

毛澤東談抗戰前途

四一

彭德懷談前方游擊戰爭.....

四八

周恩來談抗戰新形勢.....

五四

寧夏之行

平涼巡禮.....

六五

甘甯道上.....

七二

騎兵門師的戰績.....

七五

暫時沉靜的西線.....

八一

國防前線的甯夏.....

八七

走
上
西
戰
場



娘子關血戰記

中日在華北作戰的重要轉據點，是在西戰場上！河北是中國的心臟；而山西是河北的根本。不論從國防從資源的見地來說，我們千萬不能不守山西，如果失了山西，華北便永遠不能翻身，敵騎更決不僅止於黃河！當記者於上月三十日趕到太原時，保全山西的生死必爭之地，——雁門關，娘子關，都已淪陷敵手了！我理想中『娘子關頭觀戰』的企圖，給眼前慘酷的現實打擊得粉碎！時間，環境，實不容許我細吟李後主『……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！』就在到井後的翌晨，我搭上兵車到晉東壽陽的前方。現在我先來訴述我軍力戰娘子關的經過：

抗戰在西戰場展開之初，晉綏的威脅，僅在晉北及綏東，山西的軍隊都集

中在那一條線上，娘子關天險，祇有山西的砲兵一團駐守。晉當局初以爲晉綏的兵力，足以抵抗兩三年，萬不料自己的部隊，幾年來祇是在『兵工』圈內，生疏於作戰，再加李服膺輩不肖軍人之『洩氣』，不到一月，雁門平型一線突破，綏遠晉北全完。一方面平漢線我軍敗退，使晉東南受到極大的側面威脅。那時，晉綏的軍力不够分配，才急請中央調兵北上。×路軍奉命入晉者×師，中央軍××數師，增援晉北正面，由石家莊後撤的中央軍×××路及×××路兩部，移調娘子關，搶防山西省的東門。此時，駐守娘子關的晉砲兵一團，早已不奉令而後撤至陽泉附近，曾在平漢線力戰強敵的×××路及×××路，是夜急行軍，適逢數日大霧，敵軍未知我虛實，否則，等不到我軍到達，敵軍恐早已佔了無兵駐守的娘子關了！該砲兵團長，聽說已經槍決。

我軍在娘子關倉卒佈防，尙未妥貼，乘勝追擊的敵軍，已似排山倒海的跟蹤而來。當我軍奉命由平漢線西撤之際，命令到達各部隊的時間不一致，所以

到達防地的時間，也參差不一致，初幾天的激戰，我方受損頗大。娘子關外偏東南的地方，有一個矗立雲霄的高山，叫雪花山，較娘子關更高，上面做的有我們的國防工事。這一個高山的得失，關係娘子關頭的安危。該山由×××路趙部××師扼守，不幸該師在平漢線受損過大，疲兵再戰，裹創血拚，終至傷亡枕藉，力戰而失雪花山。

敵既佔雪花山，遂傾其大砲，飛機，騎兵，機械化部隊，猛撲娘子關正面。我×××路雖在平漢線已力戰數月，從未得到片刻休憩，但在孫總指揮一聲令下，莫不奮勇接戰。敵軍的砲火飛機縱然每天把娘子關內外的山頭，轟得峰倒嶺崩，死屍有如荒林中枯斷的材木，填滿了滿山滿谷，但終不能搖憾我們鐵的隊伍的陣地。敵軍在正面遇到堅強的抵抗，遂移其主力攻舊關，該處為十七路馮欽哉部，在十二日起與敵血戰三晝夜，最後連工兵營，輜重連，教導團都調上應戰，敵軍死傷千餘名，而我則倍之。這是娘子關頭血戰最壯烈的一幕。

一結果，我們戰士打完了，敵軍又進佔舊關！

在娘子關正面，戰得最厲害的時候是十月十四日，敵騎兵四百餘，竟衝到第×××司令部門口數里之地，那時，我副司令長官黃××能於萬分危急中，沈住氣奮戰，衛兵，勤務兵，甚至連伙夫，一律執槍作戰，血戰兩小時的結果，總算把敵騎兵四百，解決在山溝裏，一個也得生還，使陣地轉危為安。

舊關已失，固關陷于危急狀態，原駐九龍口測魚一帶的第×軍，奉命反攻舊關，急行軍到達敵陣前，不曾喝一口水，不曾休息一秒鐘，便與敵軍作猛烈的舊關爭奪戰，血拚一晝夜的結果，於十六日居然以無數的鮮血與斷殘肢體，換得了「克復！」但舊關以外的山頭，仍為敵盤據，二十日起，敵機四五十架，不息的以重量炸彈，猛炸舊關，以及固關以下的槐樹浦、五里舖、固驛舖，柏木井一帶，土地都炸平了，什麼全炸燬了！敵機終日翱翔于我陣地高空，敵機上一聲信號槍，敵軍的排炮，便毫不吝惜的打來，工事成平地，士兵與塹壕

共殉！我軍不得已，遂集殘軍退守固關。

舊關雖然又被敵第二次攫取到手裏，但敵方傷亡甚大，並不討得任何便宜，遂又移其精銳部隊攻我右翼九龍口測魚一帶，實行迂迴戰略。右翼我軍原爲×××路，二十五日左右，×軍奉命增援右翼，×××路原擬調入晉北，使晉北我軍可出擊後路已斷的敵軍。（晉北×路軍，頻在敵後方遊擊，破壞交通甚得手，在晉北的敵軍，最慘時，彈藥給養，都要靠飛機來輸送，此時，如我軍出擊包圍，不難殲敵，可惜晉北我軍兵力不够分配，故始終與敵在膠着狀態中作戰。）可時×××路軍太性急了一點，接防的×軍剛到，他們便移師。可憐徒步月餘，翻越秦嶺而來的×軍，尙單衣草履，防地地形又不熟，又從未經歷這麼大的國際戰爭。陣地上剛剛站足，敵軍九龍口測魚一帶乘虛而入的大隊便到臨，就在平定前方的西回村西郊村，對敵作遭遇戰。炸彈砲彈如雨點般直下，×軍雖勉力苦擋，但總因傷亡過大，而節節敗退。×路軍創不成師，原在晉

東南和順一帶活躍，聞左翼吃緊，于二十四日趕在測魚西馬山一帶，與敵作戰，殲敵二聯隊，但他們是專任游擊，不輕易打硬仗的，這次也受了右翼我軍移防太快之累，也打了一回遭遇戰，受了相當的犧牲！

晉東的右翼已危，苦在娘子關頭的我軍，為避免包圍，不得不揮淚于六日晚上，退守壽陽，與此天險娘子關忍痛的暫別了！

（十月一日于壽陽前方）

從壽陽到臨汾

晉東的大門，被敵突破了！上月二十六日娘子關的失守，使西戰場上的戰爭，演變到一個最嚴重的階段——所可認為安慰的。是娘子關經力戰而敗退，鮮血染遍過的河山，我們總有重新克復的一天——只要我們拚死力戰於山西，不氣餒，不悲觀，眼前的頹勢，亦未嘗不可以挽救！娘子關以內的平定縣城，於二十八日晚失陷，陽泉經敵機整天的轟炸，炸得空無所有，×軍在該處擰持力戰至三十一日，該地又告失守，我軍一面在陽泉壽陽間佈置新防地，待援反攻，一面將北路我軍由忻口後撤至石嶺關，與東綫新陣地，形成一條西北至東南的直線，互為策應。××軍劉師由和順方面向平定陽泉移動，以拊敵軍之背，同時××軍湯部，由某地徒步馳赴壽陽增援。記者一日晚上在壽陽附近時，目覩

成隊的援軍，乘星月交輝的夜色，向前線反攻，一個個銜枚疾走，人無聲，馬不吼，祇聞「沙」「沙」的馬蹄聲，也祇見一條迤邐長長的行列，白亮亮的刺刀，閃閃發光。前線敵軍炮吼不停，白天敵機四五十架的出來大炸，把壽陽城以及離壽陽百餘里的榆次，炸得牆坍壁倒，人們白天簡直不能動一動！

娘子關以內，僅壽陽一帶爲山地，可是講到險要，那裏能比得上娘子關呢？敵軍在晉北因後方常破我遊擊部隊截斷，陷于進退維谷的苦戰中，所以這次他們出其主力部隊的全力，猛攻晉東綫，以解晉北之圍。二日上午，敵軍已進抵壽陽附近四十里的地方，我軍傾全力以奮戰，炮聲機關槍聲，已震聾了耳膜。軍部高級軍官勸記者後移，軍官多忙於作戰，再無片刻餘暇來顧到什麼新聞記者了！在晚上，我搭一列傷兵車，駛過白天曾受敵機破壞的正太路，而退到榆次。在傷兵們太悽涼，也太壯烈了！據他們說，在晉東火線上，受重傷的戰士，就是氣息奄奄而不死，也無法下來，因爲敵人的炮火太密集。輕傷的連爬